

圖二 亞洲三大交通路線以及三大文化區分佈圖 ● 伊斯蘭文化圈 ● 印度文化圈 ● 中國文化圈



圖四 土耳其伊茲尼克瓷上的女性圖像 Karatai Museum, Konya, Turkey



圖三 坂井教授的土耳其朋友（坂井隆攝）

從文化圈的角度來看，亞洲包括了三大文化圈，除了東亞的中國文化圈，還有印度文化圈和伊斯蘭文化圈。若從貿易或物質交換的路線觀察，亞洲這片區域中則存在著三條主要交通路線：北亞草原路線、中亞的絲路，以及沿岸的海路。（圖二）其中，海路一舉連繫起亞洲的三大文化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次演講將透過亞洲海域周邊的遺物與遺跡，由「物質交換」的角度呈現亞洲的多元文化，以及各區域間交融的情況。

從伊斯坦堡出發

首先，讓我們從亞洲西邊的伊斯坦堡出發，南渡地中海，經過非洲的開羅、福斯塔德、伊斯蘭教的聖地麥加，再繞到咖啡的著名產地摩卡（Mocha），以及阿拉伯人前往印度或東南亞必經的重要口岸海德拉巴。（圖五）這片區域因為是亞洲最西部向東連接的數個通道所在，地位至為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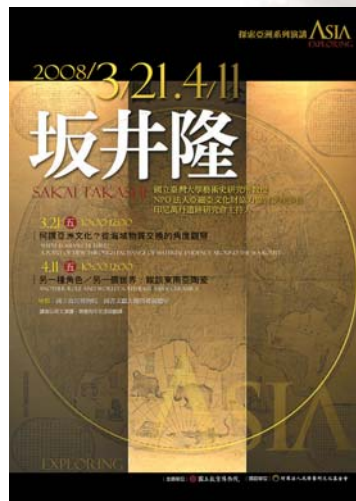
伊斯坦堡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南

何謂亞洲文化？

從海域物質交換的角度觀察

客座於台灣大學的坂井隆教授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即對東南亞考古與歷史文化進行長期的研究，其細密考察的田野基地雖然主要在印尼，但也廣泛關心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等區域。在這場為「探索亞洲」特展準備的專題演講中，坂井教授帶領我們由西向東一路航過亞洲的各個海域，藉由周邊地區殘留的重要遺跡與文物，介紹亞洲沿海地帶的重要分區與宗教文化特色，並呈現出亞洲在不同時期各個區域相互交流與影響的風貌。

坂井隆演講
邱士華整理



圖一 演講海報

何謂亞洲？

亞洲在哪裡？從地理上來說，西北自烏拉山、裡海、高加索高原、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西南擴及蘇伊士運河、紅海，南至印度洋、東至太平洋的廣闊區域，都屬於亞洲的範圍。至於「亞洲」(Asia)一詞，原本在希臘時期指的是希臘以東的區域。至於另一個耳熟能詳的「小亞細亞」(Asia Minor)一詞，則源於羅馬時期，代表的則是安那托利亞半

島一帶。因此，「亞洲」一詞，或者「亞洲」這個概念，最早是指稱鄰近歐洲的亞洲西部區域。所以，以下對亞洲的介紹，也就由西部順序展開。

今日位於安那托利亞半島上的國家是土耳其。數年前我到土耳其考察時，直覺上認為土耳其人跟我印象裡的「亞洲人」長得很不一樣。他們的五官深邃立體，似乎更接近歐洲人。（圖三）在世界足球協會裡，土耳其也被歸在歐洲。究竟土耳其算是亞

洲、歐洲還是非洲，是個曖昧不明的问题。不過，十二世紀伊茲尼克 (Iznik) 磁磚上出現的人物形象，應該是土耳其人祖先的形象，他們的相貌就與印象中的蒙古人有幾分相似。我有好幾位土耳其朋友的妻子都是日本人；對於位於亞洲極西的他們來說，會受到亞洲極東的日本女性的吸引，或許正像遺存在伊茲尼克磁磚上的形象，與他們對蒙古女人形像殘留的記憶有關也不一定。（圖四）

端：這道海峽是連接歐洲和亞洲的通道要道，海峽兩端最窄處只有五百多公尺，近得就像河道一般。伊斯坦堡除了著名的托普卡普宮與聖索菲亞大教堂外，還有用以中東生產的伊茲尼克磁磚裝飾壁面、湛藍豔麗的清真



圖五 西亞中東區示意圖

寺。而在富裕的奧圖曼帝國時期（一五一七—一九一七），蘇丹與官員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著進口自中國的青花大盤。許多當時的細密畫都描繪著他們以中國青花大盤聚餐的畫面。（圖六）這類青花大盤在中國境內並



圖六 奧圖曼時期細密畫上蘇丹或高官使用自中國進口青花瓷盤的情景 Topkpi Museum, Turkey



圖七 十五至十六世紀埃及出土的仿中國青花之白釉藍彩器 出光美術館藏

不多見，但卻驚人地大量保存在伊斯蘭地區的宮殿、伊朗寺廟和印度宮殿中。
埃及福斯塔德（Fustat）是古開羅城的遺址，自一九二〇年代開始進行考古發掘，除了發現埃及當地生產的陶瓷器，也陸續發現許多產自東亞的瓷片，例如中國的青瓷、白瓷與青花破片。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陶瓷器很早就已經傳到了亞洲的西端，並對當地的陶瓷器生產帶來影響。例如埃及當地便出土一些模仿中國青花瓷的白釉藍彩陶器。（圖七）
沿著紅海向東南航行，停靠在吉達港（Jeddah）後，接著可朝內陸前往伊斯蘭的聖城麥加。所有的穆斯林都希望一生至少一次來到麥加的大清真寺，並繞行朝覲卡巴聖堂（Kaaba）。（圖八）這種朝覲活動十分盛大並且由來已久。十五世紀明代著名的太監鄭和也是一位穆斯林，或許他航海的目的一也是為了想到麥加朝聖。在文獻中，雖然他本人沒有抵達麥加的紀錄，但他的部分船隊卻確實造訪過。



圖八 穆斯林到麥加卡巴聖堂繞行朝覲的景像。中央以黑色布幔覆蓋的四方體，即為卡巴聖堂，其中安置一塊聖石。

伊朗世界

離開紅海後，從阿拉伯半島西南邊的摩卡開始，便進入了阿拉伯海的範圍。由此往東北方航行，會經過荷姆茲海峽附近的西拉夫港（Sira），若由西拉夫港朝北，可到伊薩薩發維王朝（Safavid，一五〇一—一七二二）的首都伊斯法罕（Isfahan）；若轉向東南方則會抵達印度西部的蘇拉特港（Surat）。（圖九）

這個地區現在屬於信奉伊斯蘭教



圖九 伊朗伊斯蘭文明區示意圖

的區域，但無論在伊斯蘭教出現前後，這裡都是西亞文明的中心。伊斯蘭教主要可分為遜尼派（Sunni）和什葉派（Shi'a）。伊朗地區信仰的是為數較少的什葉派。我們可以泛稱此區域為伊朗伊斯蘭文化區。

這片區域亦留下許多與東亞往來

的例證。例如從西拉夫港的考古遺址中，可以發現許多中國九、十世紀長沙窯的破片，又在柯爾曼（Kerman）也發現十七世紀的中國外銷卡拉喀瓷盤，其圖案佈局可與十四世紀的伊朗斯拉塔納巴德窯

（Sulatanabad）所產的瓷盤相比擬，兩者盤心均繪有圓形圖案，內壁則分隔為六段裝飾區塊。因此，此處或許即為中國卡拉喀瓷的源頭。（圖十）

伊朗式的建築饒富盛名，例如出現在藍色清真寺（Eran mosque）（圖十一）、阿爾德卑爾（Ardebil）謝

專 輯

何謂亞洲文化？從海域物質交換的角度觀察



圖十三 南亞印度區示意圖

帶 (Amaravati)，以及布巴內斯瓦爾 (Bhubaneswar)；這片區域大體上可說是屬於印度教文化的區域，(圖十三)但實際上印度教、佛教以及伊斯蘭教同時併存其中，各種文化元素既共存又相互衝突。

蘇拉特港是重要的歐亞貿易轉運

港之一。而西岸的果亞，自十五世紀以來經歷葡萄牙人數百年的殖民統治，並於此處將天主教引入印度，成為進一步向東亞傳布天主教的基地。果亞耶穌會的教堂 (Bon Jesus Basilica) (圖十四) 便存放著曾東渡日本、中國宣教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 (St. Francis of Xavier) 的遺體。另一個印度東岸的重要口岸清奈 (Chennai)，原名馬德拉斯 (Madras)，則是南印對外的門戶。

這片區域中最著名的「佛教」遺跡為西元前五到二世紀印度笈多王朝時期的阿姜塔石窟，位於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其中包括了許

多精美的石雕與壁畫。南印度阿默拉沃蒂的石雕上的佛塔樣式 (圖十五)，則可讓習慣東亞佛塔形式的觀



圖十六 北印度式的佛塔—斯里蘭卡阿努拉德普勒的魯般瓦利沙亞佛塔 (Ruvanveliseya) (坂井隆攝)



圖十四 存放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遺體的果亞耶穌會的教堂 (坂井隆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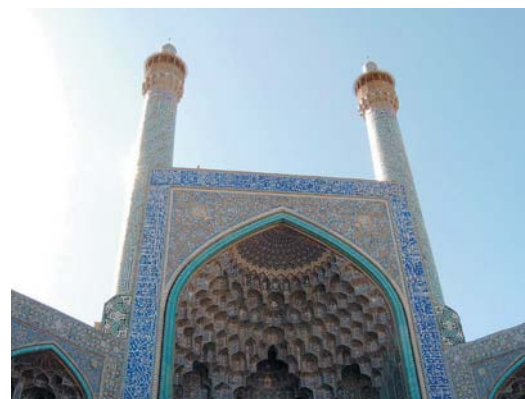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南印度式的佛塔—印度阿默拉沃蒂石雕上的佛塔形象 Chennai Museum藏



圖十 十七世紀柯爾曼發現的卡拉克瓷盤 (上，出光美術館藏)，其圖案佈局又可與十四世紀的斯拉塔納德窯的瓷盤 (下，愛知縣陶磁資料館藏) 相比擬。



圖十二 十五世紀撒馬爾干的雷吉斯坦廣場，同樣有「伊萬」式的大門，清楚體現伊朗地區的建築風格。(坂井隆攝)



圖十一 伊斯法罕十七世紀藍色清真寺的「伊萬」式大門 (坂井隆攝)

赫·薩菲丁陵墓 (Sheikh Safi)、十五世紀撒馬爾干的雷吉斯坦廣場 (Registan Square) (圖十二) 以及皇家陵墓群 (Shah-i Zinda) 的「伊萬」(Iwan) 樣式的大門與圓頂建築。這類來自伊朗的伊斯蘭建築風格，也明顯影響了印度數座重要古蹟，如十六世紀印度南部海德拉巴 (Hyderabad) 的查爾米納爾門 (Charminar Gate)，以及十七世紀印度北部阿格拉的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都具有伊萬樣式的元素。不過要特別提醒一點，「伊萬」建築形式並不是在伊斯蘭教

盛行以後才發展出來的，而是早在一、十二世紀就已經在這個地區出現了。

印度文化的擴張

由接近佛教聖地阿姜塔石窟 (Ajanta Caves)、印度西北部的蘇拉特港南下，將經過曾為葡萄牙殖民地果亞 (Goa)，再往南則可到達斯里蘭卡最古老的城市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接著轉朝印度半島東岸而上，經過面臨孟加拉灣的古城瑪哈巴立普蘭 (Mahabalipuram)，再往北則有以華麗浮雕聞名的阿默拉沃



圖二十 印尼萬丹十六世紀的大清真寺及寺塔 (坂井隆攝)



圖二一 緬甸蒲甘高原的佛寺與佛塔 (坂井隆攝)



圖十九 東南亞區示意圖

展出本身的特色。我們可以明顯分辨出他們與東亞如中、日、韓，以及台灣的佛寺、佛塔造型上的差異。

東埔寨十世紀，供奉濕婆神的班蒂斯蕾 (Banteay Srei) (圖二四) 與十二世紀吳哥窟 (Angkor Wat) 的雄偉建築與精緻浮雕，則皆是東南亞印度教建築風格的代表。泰國大城 (Ayutthaya) 的善斯里善佩寺 (Wat Phra Si Sanphet)，殘存的三座佛塔，則代表十六世紀泰國阿育塔雅式的佛教建築。必須提醒的是，東南亞的佛教屬於小乘佛教，與東亞流行的大乘佛教差異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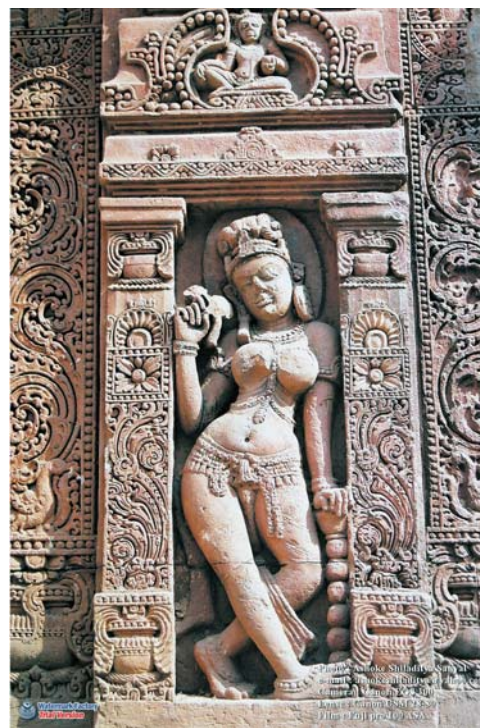
另一個東南亞的重要宗教是天主教。例如菲律賓曾受西班牙殖民而傳入天主教，目前超過八成的人口仍信奉該教。中部地區的班乃島 (Panay)，存有十八世紀的教堂 (Santo Tomas de Villanueva) (圖二一三)，交錯著西班牙殖民與菲律賓本土建築的風格，為當時巨大的堡壘，保護民眾免受異教徒侵害。又如菲律賓南部的宿霧 (Cebu)，是西班牙勢

眾大開眼界。北印度的佛塔樣式也持續向南傳播，可以從斯里蘭卡阿努拉德普勒的魯般瓦利沙亞佛塔 (Ruvanveliseya) (圖十六) 的形式得到印證。

「印度教」風格的建築可以七世紀的瑪哈巴立普蘭的海神廟 (Shore Temple) (圖十七) 為例，這種層層疊而上的建築後來影響了許多東南亞的印度教建築風格。十一世紀注釐 (Chola) 王朝的坦加布爾 (Thanjavur) 的印度教寺廟 (Prithadishwara Temple) 則影響了新加坡一帶寺廟的外型，印度東北部奧里薩邦 (Orissa) 巴內斯瓦爾



圖十七 七世紀的瑪哈巴立普蘭「海神廟」(坂井隆攝)



圖十八 印度東北部奧里薩邦的林卡拉甲寺浮雕局部 (坂井隆攝)

的林卡拉甲寺 (Lingaraja Temple) 浮雕 (圖十八) 亦非常經典，並影響了如吳哥窟等地的雕塑。值得一記的是總數超過二十窟的愛羅拉石窟 (Ellora Caves)，原本為佛教石窟，但後來隨著印度教與耆那教 (Jainism) 的興盛，在此地也發展出印度教與耆那教的石窟，十分能夠代表印度地區同時兼容數種宗教文化的多元情狀。

東南亞的文化混融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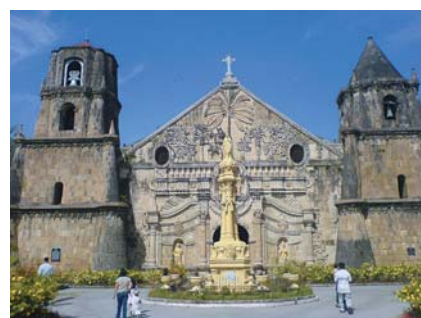
自安達曼海沿岸的莫塔馬 (Motrana)，經蒲甘高原南下蘇門達臘之巴賽 (Samudra-Pasai)，穿過麻

六甲海峽到爪哇萬丹 (Banten)，再北上到泰國的大城 (Ayutthaya)，越過東埔寨與哥窟，一直到菲律賓馬尼拉。(圖十九) 這片區域就跟印度一樣，為多元文化並存的區域，但複雜的程度更甚於印度。

東南亞在宗教以及文化上的多元性，可以由許多重要的史蹟中察知。例如蘇門達臘的巴賽，仍存有十五世紀穆斯林古墓，細究其材料出處與形制，則為自印度進口的產品。又如，印尼萬丹除存有十六世紀的伊斯蘭大清真寺 (圖二十) 外，也有於一六六一年去世的福建華人的墓碑。更令人意外的是，圖中萬丹的清真寺與一白色寺塔結合的形式，竟也出現在中國廣州，隱隱暗示著此地與中國間的關係。緬甸蒲甘高原上散佈著眾多十一至十三世紀美麗的佛寺與佛塔 (圖二一)，數世紀以來仍為信徒不斷供奉與裝飾，是極少有的「活著」的「古蹟」。印尼爪哇婆羅浮屠 (Borobudur) (圖二二)，則是現存世上最古老且規模最大的佛塔。此處佛塔的原型，發



圖二四 柬埔寨十世紀班蒂斯蕾的浮雕



圖二三 菲律賓班乃島十八世紀交錯著西班牙殖民風格與菲律賓本土建築風格的聖湯瑪斯教堂



圖二二 印尼爪哇的佛教遺跡婆羅浮屠 (圖二二~二四均為坂井隆攝)

專 輯

何謂亞洲文化？從海域物質交換的角度觀察



圖三十 東京加賀藩出土的土耳其伊茲尼克瓷碗碎片
日本中近東文化中心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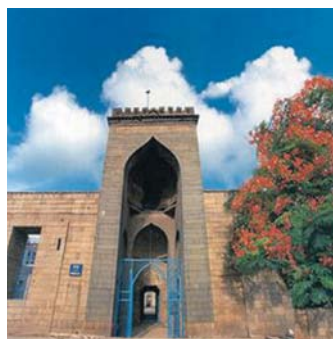
圖二五 東亞區示意圖



圖二七 越南的日本橋（坂井隆攝）



圖二六 日本仿卡拉喀瓷的肥前陶器
出光美術館藏



圖二九 泉州清靜寺



圖二八 廣州懷聖寺

力進入的起點，當地發展出在其他東南亞及亞洲國家罕見的嘉年華風俗，如宿霧在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為了紀念聖嬰像的到來舉辦的嘉年華活動便頗富盛名。上述幾個例子，均呈現出東南亞混融亞洲及西方各種文明及宗教的繽紛樣貌。

另一個亞洲和東亞

回到我們熟悉的東亞，這片區域可包括越南的古都順化與會安、中國的廣州、泉州、揚州、台灣的安平、琉球那霸，乃至日本的重要對外港口長崎（圖二五）。先前已經介紹過伊朗地區對於中國卡拉喀瓷的模仿，但另一個模仿卡拉喀瓷的是東亞日本的肥前瓷器（圖二六），如前所述，卡拉喀瓷的源頭可能起自伊朗，所以也可以說，日本直接或間接的也受到西亞的影響。這許多物質遺存，正是東亞與亞洲其他區域交流的明證。

越南的會安港，也是受到世界不同文化影響的重要口岸。會安城中造有一座十八世紀的「日本橋」（圖二七），橋頂設有中國式的屋頂，但這種名為「日本」的橋，在日本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其來源應為中國南方的建築，因為十八世紀時來自中國的移民數量很多。除了來自中國、日本的影響外，在越南查姆島（Cham Island）上發現有九到十世紀的伊朗翡翠藍釉罐。這種藍釉瓷器的碎片在福州、揚州

模仿的是印度古老的佛教建築形式；此外，在加賀藩十七世紀的遺址中發現土耳其伊茲尼克瓷盤的殘片（圖三十），是目前埃及以東發現伊茲尼克瓷唯二例子之一。順帶一提，由日本的例子可以推測，台灣或許也能找到類似的陶瓷碎片，因為十七世紀運載伊茲尼克瓷到日本的船隻，必定也會經過台灣。

小 結

觀察從西亞伊斯坦堡到日本這片廣闊的亞洲海域，可以發現東亞的貿易品如陶瓷器或絲織品，不斷運送到亞洲其他地區的痕跡。但不知道是幸或者不幸，東亞地區雖然成功地將物品輸往亞洲各區，但東亞的建築以及思想卻可說一直侷限於東亞地區。這種現象正如今日存在亞洲的日本產品一樣，雖然隨處可見，但日本文化卻很少被當地人瞭解。反觀西亞與南亞則能將自身的宗教與思想向東傳布，例如：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並對東南亞以及東亞造成顯著的影響。

最後，讓我一艘十七世紀停靠



圖三一 一艘十七世紀停靠到日本長崎的中國戎克船的圖像，船頂飄揚著荷蘭國旗，長崎市教育廳文化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和菲律賓等地發現過。另外，越南順化皇宮，則結合了中國與法國的建築風格。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發現越南雖然常被認為與中國關係深厚，但其實也接受了很多來自西亞甚至歐洲的影響。

中國也有很多伊斯蘭教信徒，沿海廣州的懷聖寺（圖二八）即為一例，但其寺廟與寺塔的建築形式，並不與西亞的清真寺造型相仿，反而與先前介紹的爪哇萬丹的伊斯蘭清真寺雷同。泉州尚存有一座十四世紀的清靜寺（圖二九），其大門的建築形式，仿效的就是伊朗地區的「伊萬」造型。這在大部分清真寺都已改為中國樣式的中國境內是極其難得的例子。另外福建泉州也有摩尼教（Mami）的遺跡；摩尼教創立於八世紀的伊朗地區，在十一世紀左右傳入中國。

日本與亞洲其他區域的往來的遺跡也很豐富，例如琉球今歸仁城的十四世紀遺跡中出土很多青花大盤的碎片；長崎則可找到可能來自緬甸的錫釉磚；而始建於十七世紀的東京築地本院寺，於一九三四年重建，其建築

到日本長崎的中國戎克船的圖像作為結語（圖三一）。這艘戎克船與其他中國船並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特別之處在於船上飄著荷蘭的旗幟。這是由於這艘船當時由荷蘭統治的印尼巴達維亞出發所致。我認為這艘船正可比擬東亞與東南亞的狀況，在這片海域，船頂飄揚的是哪個國家的旗幟並不是重點，船本身以及它所承載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實體，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傾心關注的部分。

邱士華任職於本院書畫處